解离症第二季（6）

3 d3 d5 [- {2 a: o

旅行团的成分比较复杂，既有从东南沿海来的也有云南当地的，所以看见两个女孩子加入进来其他的旅客也见怪不怪，于是宁兴和杨琴就跟随着团队的大巴越过了中越边境，经过谅山回到了广西南宁，再马不停蹄地用早就准备好的车票乘坐火车来到昆明，在昆明西南方向的一个偏僻县城搭车前往缅甸，在这里陈佑正等着他们。

“这两天真是累坏了。”杨琴抱怨道。( [; I8 p+ \0 P! T

“我也没想到会这么麻烦。”宁兴面色不太好看，虽然计划是他定的，但实事求是地说，他没有估计到执行计划的难度会这么高。为了保险起见，两人避开了比较繁华的市区，也没有投宿任何宾馆饭店，夜里只能栖身于不用检查身份证的黑网吧，为了不被有心人觊觎，两人只能轮班小睡，而且两天没有洗澡换衣后两人看上去早就不复光鲜，不免有些煞风景。1 i3 `- f3 t: W- B) K  I

两人来到县城边上的一个小车站找到了陈佑，他这两天应该也是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，不复当初的潇洒，穿着一件T恤和西装，倒有点像民工的样子。

“两位美女，要不要送你们一程？”他笑着和风尘仆仆的二人打着招呼。

“少油嘴滑舌……车准备好了吗？”宁兴脸红了一下。: o1 \_, j3 o$ T2 y

“早备好了，乘这里的黑车过去，一路都没检查站，就是条件艰苦点。呵呵，你的声音不错嘛，蛮好听的。”陈佑一把搭住宁兴的肩膀，两人看起来就像小情侣一样。宁兴有点窘迫，不过并没有抗拒。

接应他们的车是辆破破烂烂的中巴，最起码有十几年的车龄，而且里面还有其他的乘客，看上去不怎么起眼。看到三人靠近，司机从车窗里探出半个身子，招了招手，用当地土话喊了两句。

在陈佑的带领下他们上了车，在中间的地方并排坐下。这时候日头已经偏西，但坐了好一会儿司机还是没有开车的意思。宁兴有些不耐烦，便去和司机交涉，但对方基本听不懂他的普通话，而云南当地的土话也让两人有些摸不着头脑，而且又见其他乘客似乎也没什么反应，无奈下只能继续等候。

“现在还早呢，这种车不敢大白天开出去。”陈佑解释。  G+ i  |5 C6 O- q( @\* y  i

这期间车上又上上下下了好几个人，不少人注意到了两个年轻漂亮的女子，这在偏僻的小县城可不多见，不由得多看了几眼。

直到晚上八点多的样子，司机才发动了车辆。车里没有空调，西南地区昼夜温差又不小，宁兴穿着短裙就有些冷，只好抱着陈佑的胳膊紧靠着他取暖。

因为是夜里开车，再加上山路崎岖不平，车子颠簸地非常厉害，尤其是越过国境线后，进入缅甸境内的公路更是和乡村土路没什么区别，杨琴玩了一会儿iPad后便觉得头晕眼花，只得闭目小憩。正当两人互相依靠迷迷糊糊地正要入睡，忽然“兹阿”的一身，只感到剧烈的一阵摇晃，随后四周便亮起了数个小光点。宁兴睁开眼一看，发现车子已经打横，横亘在道路中间，而路前方是一辆皮卡，两边星星点点的是手电筒的灯光，粗一看至少有十多个人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他警觉地问。但杨琴也是迷迷糊糊不知所谓。" K\* l- Z, V6 k/ Q. o% b

“好像遇上麻烦了。”陈佑面色不太好看，“你们别声张，看看我们现在在哪儿。”4 ^- D( X# j& S8 Q/ P

“我看看手机。”宁兴拿出手机，想打开GPS，但却发现这里根本收不到信号。

车外的人大声用不知名的方言吼着一些什么东西，还有人大力地砸着车门，这让他们感觉不妙。

“难道是遇上劫道的了。”杨琴面如土色。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这种情况在边境其实是家常便饭，几乎天天都会发生，司机碰到这种情况也不慌张，按照往常的规矩只要一车人凑够差不多的钱就可以通过了。而其他乘客亦非常淡定，反倒让宁兴觉得有些奇怪。

实际上他们搭乘的是当地一条专门偷渡的私车线路，往往都是一些见不得光的人才乘这种车，别看这车条件差，可价钱绝对不便宜，而且行车路线中没有哨卡，走的都是绕山小路，不虞被当地边防发现。而这些好处不免带来一个缺点，就是边境线这段路中治安的混乱。四周的边民本来就家家有枪，三五成群纠结在一起便是一队持枪悍匪，虽然中国这边的边防武警屡次打击，但总是治标不治本。

司机打开了车窗，隔着车门和这群劫匪的头目交涉着什么，两人谈了许久，似乎有些争执不下，这让乘客也开始有了些骚动。杨琴听力不错，还听到了前排的几位小声嘟囔着些什么，细细一品，好像“这不合规矩”之类的话。

陈佑问前排的乘客：“大哥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”

前面是几位中年男子，听到陈佑一口国语，有些警惕，但一看是个小年轻，才道：“他们是收买路钱的，本来咱们凑点份子钱就够了，这次他们说要上车收，这不瞎胡闹吗，规矩都不管了。”

这位大叔普通话说得不怎么标准，不过勉强也听得懂。宁兴和杨琴听到他的话这才释然。两人出门虽然不敢多带现金，但是一两万应急的总还是有。5 \_) L: |. v6 `8 j( w$ U

过不多时，似乎那司机和劫匪谈妥了，他转头朝乘客说了几句话，随后便打开车门下了车。5 w+ j) A$ o7 s! m( ?9 C  e

“他说每人交500才能过哩，真霉。”那大叔摇摇头。

随后两名穿着短袖汗衫手持武器的劫匪上了车，叽里呱啦说了些什么后，开始挨个收钱。乘客们虽然多有抱怨但也算配合。

待到他们到了宁兴他们面前面前，刚待陈佑送上一千块钱，两个劫匪就着车里昏暗的灯光，看着他们脚下的大包小包和手中的平板电脑，忽然对视了一眼，随后一名脸颊上有道长长刀疤的年轻劫匪突然指着杨琴手里的iPad，大声说了两句话，说完后见杨琴膛目结舌毫无反应，便直接一把将iPad从杨琴手中抢了过来。

“喂，你干什么啊！”杨琴见那劫匪忽然动手，又惊又怒，连忙站起来抓住他。可她忘了自己是面对的是劫匪而不是普通市民。这时候边上几个乘客也起哄了，“怎么收了钱还抢东西啊，太不上道了。”“这破坏行规啊。”

反倒是宁兴想拉住杨琴，劝她还是忍忍，陈佑也道：“别冲动……”8 M4 P0 d7 x% c

可正当杨琴一把用力拉住了那个抢她iPad的青年的衣服，可一推一拉间，那青年立足不稳，脚下拌蒜，竟然摔了个踉跄，直挺挺地倒在了下去，一头砸在了地上。7 R: }# ?/ s. C2 g0 \+ B9 {5 e: x

“￥%#@\*&%！”这时候另一个劫匪看到他倒地，立马大声呼喊了起来，随后举枪指向目瞪口呆的杨琴。2 Q: [\* c) O( r( E' D8 y% f

“我……我只是碰了他一下！”杨琴被吓到了，立刻后退坐回了自己的位置。可这时候已经来不及了，很快又有几个劫匪上了车，狭小的车厢顿时被挤得密不透风。

四五把各式枪支齐刷刷地对着杨琴和宁兴，其中一个看上去像劫匪头目的中年人冲上前来，蹲下来看着那个倒在地上的劫匪。

那青年是满头扑在了地上，外边看上去是有点鼻青脸肿，但看不出有别的什么不对，可他就是昏迷不醒的样子。

“是你们害的我儿子！”那劫匪怒目圆睁看着杨琴和宁兴，“他有心脏病，不能受刺激！”倒是说的能听懂的中国话。" e: h! ]1 V\* o# G  F5 d

“大哥，这是误会，我朋友没动手。”陈佑忙道。6 o# S, ^) O" N1 Y/ N

“我……我怎么知道，我就碰了他一下！”杨琴大惊失色，这算怎么回事？就算要被刺激，被刺激到的也应该是我们吧。# f" ~0 z( y; c0 C- B, \_4 J[一次购买，终身免费@更新，缺失章%节等，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\*26&#9676]

“妈的，我儿子现在昏迷不醒怎么办？”他凶神恶煞地吼了一句，随后把年轻人抱了起来，交给身后的小喽啰。3 }" `# O( I1 z1 ^

随后这中年劫匪和边上另外几个劫匪交头接耳了几句，又对杨琴道：“你们两个跟我走！”[一次购买，终身免费更^新，缺失章节等，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~时在线客服QQ6462089\*07以及备用QQ277526#&9676]

杨琴这才发现自己闯了大祸，她很想说不，看了看边上的宁兴。宁兴此时面如土色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，但肯定不会是想什么好东西。; u) p  ?9 m8 o\* z: l

“我给你们钱行不行？”陈佑不得已道，“两个女孩子怎么能和你们走。”

“老子不差这点钱！”那中年人态度坚决，恶狠狠地道。

杨琴刚想再说些什么，可看见边上黑洞洞的枪口，便什么勇气都没了。0 ^6 q  `  U7 m1 x

“她……她和这没关系。”杨琴指了指宁兴，“我跟你们走。”

“哒！”突然一声枪响，原来是那劫匪拿手枪朝车窗外开了一枪，尖厉的枪声在漆黑的夜中显得格外刺耳，“当老子啥子？你们是一块的！快起来！”

“走吧。”宁兴颤声道。向来都比较冷静的宁兴也如此，杨琴此刻已经欲哭无泪，现在怎么办，他们不是应该去景栋的吗，现在闹成这样，这人生地不熟又语言不通，还落在了劫匪的手上。

这时候陈佑站了起来，挡在两人面前，“大哥，有话好商量，20万、不、50万够不够？只要你放我朋友一马。”1 R# t) t7 W- H9 o7 A

车上又起了骚动，纷纷议论了起来。在这些贫困地区，五十万人民币已经是一笔不菲的财富，未曾想到这三个年轻男女竟然是这么有钱。那劫匪头听到陈佑的话，阴测测地笑了一声，“哼，看了碰上肥羊了啊……”

听到他的话似乎还有余地，宁兴心里一喜，“我可以签支票，也可以给部分现金，只……”

可话音未落，那劫匪头目大叫一声，一枪托便砸在了陈佑的额头，陈佑猝不及防，被砸得头破血流，后退了几步，跌坐在后排座位上。$ o- }$ i- V& A- K( @3 C

“小娘皮，少废话，跟老子走！”那劫匪根本不为所动，转头便将枪口指向了宁兴和杨琴。8 |$ R3 c0 T' Q" d

车上顿时寂静无声，虽然劫匪是武装团伙，但很少有真下手的，看来这头目是真的生气了，谁都不想被余怒波及。

“你…不能………”陈佑被砸得眼冒金星，头晕目眩，但还是想努力交涉，只是待得他清醒过来，两人已经被几个山匪押下了车，就连他们携带的包裹都给一起带走。

“哎哟，可惜两个小女孩还这么年轻，就给毁了啊。”一名乘客面露惋惜之色，“小伙子，不要想不开，把自己搭进去就没意思了啊。”

“就是，人家有枪，这山沟沟里杀了人随手一埋谁知道呢。”4 K) c% {6 n! H/ {0 t$ V2 N! D. O

……

宁兴面无表情地和杨琴一起被两个劫匪押着下了车。随后目送如临大赦的司机发动车子飞驰而去。此时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脑子里在想些什么，想要责怪杨琴，却发现怎么都说不出话来。这是有生以来头一次他发现命运已经彻底脱离了自己的控制，离开了父亲给予的权力和威望之后，自己竟然是如此无力。他之前并没有意识到，作为女性自己根本没有能力对抗暴力，而一旦事实赤裸裸地展现在他面前，又是如此的让他震惊和后悔。更让他绝望的是唯一值得依靠的陈佑这时候不在自己身边，顿时就让他觉得没了主心骨。8 z: Z8 f! z\* T. ^

夜里的山路黑漆漆的，仿佛噬人的巨兽一般，带着未知的恐惧，将二人渐渐吞噬。